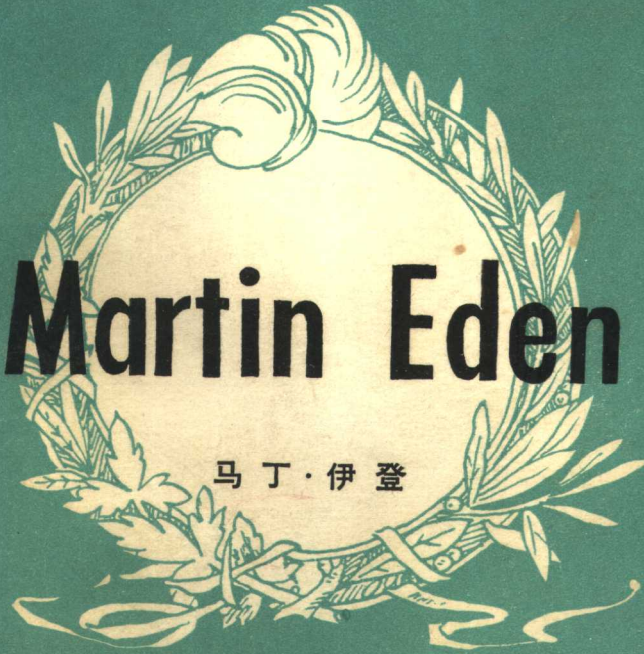


英美文学注释丛书

Jack London



Martin Eden

马丁·伊登

商务印书馆

英美文学注释丛书

Martin Eden

馬丁·伊登

〔美〕 Jack London 著

潘紹中注释

商务印书馆

1978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书是美国近代现实主义作家杰克·倫敦 (Jack London, 1876—1916) 的一部自传性質的小說。它描述一个資本主义社会中的穷水手, 靠了不屈不挠的努力, 成为一个名利双收的作家。然而等到他挤进了資產阶级圈子里以后, 他才发现他以前所向往的一切全是欺騙。但是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的严重发展, 又阻止他重新回到劳动人民的队伍里来。他终于在空虚和絕望中投入大海,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为帮助讀者理解原文, 书末附有汉语注释。本书可供已学英语三、四年的讀者閱讀。

英美文学注释丛书

马丁·伊登

〔美〕 Jack London 著

潘绍中 注释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16 印张 2 插页 414 千字

1964 年 8 月第 1 版 1978 年 7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统一书号: 9017·485 定价: 1.30 元

孤独的安泰^①

——評杰克·倫敦和他的小說《馬丁·伊登》

(代前言)

克魯普斯卡婭在一篇回忆录里曾經生动地談到列宁对杰克·倫敦的作品的印象：

“伊里奇逝世前两天，我在晚上給他讀杰克·倫敦的短篇小說《对生命的热爱》……这是一篇非常有力的小說……伊里奇很喜欢这篇小說。第二天他要我繼續讀倫敦的小說。但是杰克·倫敦的强有力的东西里却掺杂了一些非常軟弱的东西。第二天讀的那篇小說完全变了样——浸透着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伊里奇笑了笑，揮了下手。”^②

这段话揭示了貫串于杰克·倫敦的全部創作中的深刻矛盾：在他于短短十余年間所写出的十九部小說和一百五十二个短篇中，既有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尖銳揭露以至号召貧苦人民起来革命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有“浸透着资产阶级道德观念”、甚至歌頌极端个人主义的反现实主义著作。而且就是在他的一些比較优秀的創作中，他的“强有力的东西”也往往“掺杂了一些十分軟弱的东西”。这种复杂的矛盾情况正反映了作家在世界观上不滿现实、向往革命的叛逆精神和追逐名利、迷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兩

① 安泰是希腊神話中一个半人半神的英雄。大地是他的母亲；因此只要他在战斗中一靠在大地上，他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而战胜敌人。后来敌人发现了这点，就設法把安泰誘至空中而終于扼杀了他。

② 見《列宁論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122頁。

者之間的矛盾。

杰克·伦敦的矛盾的世界觀、人生觀的形成，是和他生活的时代、他的出身以及他所受的影响密不可分的。

杰克·伦敦的全名叫做約翰·格里費思·伦敦 (John Griffith London)。他于 1876 年 1 月 12 日生于美国西海岸的最大商埠——旧金山。在他的青少年时代，資本主义的美国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貪婪残暴的美国垄断資產階級对外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对内残酷地剝削劳动人民。資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經濟危机——更給广大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但是剝削的加剧，必然会引起更强有力的反抗。美国工人階級的階級覺悟在这个时期大大提高了，他們展开了风起云涌的組織工会的活动，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罢工斗争。社会主义运动的規模日益壮大。面对着工人階級的覺醒，美国資產階級一方面使用武力鎮压，經常酿成流血慘案；另一方面則用巨額利潤的一点剩余收买工人貴族，通过他們来分化、破坏工人階級的斗争。除此之外，美国的資產階級雇用幫閑文人，开动宣传机器，大力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即臭名昭著的“美国生活方式”），来麻痹工人群众的斗志。

杰克·伦敦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度过他的青少年的。杰克·伦敦出身于一个极为貧困的家庭。生父是个星相家，母亲是个关亡巫婆。在杰克才八个月的时候，他的母亲带着他嫁給了一个流浪工人，約翰·伦敦。为了謀生，約翰·伦敦带着妻儿飄泊四方，种过地，做过工，开过小鋪，有时还干过破坏罢工的勾当。小杰克从八岁起就不得不在街上叫卖报纸，十三、四岁就当上了童工。关于他的童年，杰克·伦敦后来这样扼要地写道：“我一直过着貧穷的生活，有时甚至餓着肚子……我对生活的最早記憶就是貧困的折磨。”

貧穷和繁重的劳动压得杰克透不过气来；他对生活产生了强烈的不滿，他要摆脱这一切。哪里是出路呢？他所极其爱讀的廉价小說这样告訴他：“在社会的上层，男人穿着黑色礼服和熨过的衬衫，女人身着美丽的长袍。此外，还有好东西吃，可以吃到許多、許多……在社会上层，还存在着无私的精神，純洁、高貴的思想，深刻、智慧的生活。”^①他决心要“从社会的底层里爬出来”。在他思想里萌芽了为过资产阶级的生活而进行个人奋斗的想法。

但是靠做工是不可能“从社会的底层里”爬出来的，于是杰克·伦敦在十五岁时开始在旧金山湾里偷取牡蠣——这是个危险而有暴利可图的行业。一年后，他改行当了漁警队员，为了奖金在水上追捕他的老伙伴们。他又当过水手，飄洋过海到过远东，他也淘过金，在阿拉斯加的篝火旁听过挖获巨金、一夜致富的奇聞。

青少年时代的这段狂飙似的生活在这位未来作家的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他长成了一副过人的体格，积累了丰富而生动的生活素材，但是也在思想深处刻下了“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丛林规律的烙印。在旧金山大街上報童爭夺地盘的打架中（这在馬丁·伊登的回忆中得到了生动的描写），以及后来在牡蠣海盜、远洋水手和淘金者的酗酒和毆斗中，这位年輕的流氓无产者总是靠着机智、大胆和拳头，贏得了同伴的“尊敬”；因此他也只尊敬和他一样强壮的人而鄙視一切不如自己的弱者。“我那时全心全意地唱着对强者的贊歌，”杰克后来写道。“我是一个囂张的个人主义者，充滿了对自己生命的喜悦，因为我在干活或打架上都不会

^① Jack London: *What Life Means to Me*, *Cosmopolitan*, 1906 年。

輸給任何人。”^①

但是在資本主義的美國，一個窮人，不管他是怎樣的“強者”，如果不緊緊地團結在工人階級政黨的周圍，依靠集体的力量，與反動統治集團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以達到整個階級的解放，畢竟只有受剝削的份而不可能有別的出路。當杰克在1898年重又在舊金山定居下來時，他還是和從前一樣，一籌莫展。生活經歷反復地告訴了他：“我干活的天數愈多，我就愈接近社會的底层。我一定要从底层里爬出來，但是我絕不可能依靠我的體力爬出來。”^②怎麼辦？為了“出人頭地”，爬上“上层”社會，他就“決定不再出賣體力而改行當個出賣腦力的人”。^③從1898年7月起，他就開始了他的寫作生涯，企圖用出賣腦力的辦法來擺脫貧窮，追求個人“解放”。

在此之前，他曾在1895—1897年間先後考入奧克蘭高級中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但是每次都大失所望，很快離開了。然而杰克在這段時期讀了《共產黨宣言》。他親身經歷過貧窮與剝削，對社會懷有巨大的不滿，因此很容易地接受了《宣言》對於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分析、揭露，以及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的預言。雖然這並沒有能使杰克放棄追求個人“解放”的打算，但是卻給他的生活帶來了一個新的，但對他來說還不是根子紮得很深的動力和理想；於是他在1896年加入了社會主義工黨（後來併入社會黨），並積極投入到奧克蘭和舊金山的社會主義活動中去。

① Jack London: *How I Became a Socialist, The Comrade*, 1903年。

② 同上。

③ Jack London, *What Life Means to Me, Cosmopolitan*, 1906年。

1898—1899年，杰克·伦敦一面埋头写作，一面大量閱讀书籍。他重讀了《共产党宣言》，又讀了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論著作。但是他讀得更多的却是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哲学。其中，反动透頂的尼采“超人”哲学和斯宾塞的“生物社会学”給他的影响最为深远。因此，尽管杰克·伦敦自认为社会主义者，尽管讀了馬克思的著作，但在他的头脑里却装滿了許許多多资产阶级的肮脏东西，他的“囂张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并没有得到改造，最后终于毀了他的文学創作生活，并且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 * * *

杰克·伦敦的創作生活，就其总的思想傾向而論，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898—1909年和1909—1916年。

在第一阶段（1898—1909年），杰克·伦敦写了他的主要著作，奠定了他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在美国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人們可以看到，他在早年的经历，使他在这个时期，而且也仅仅在这个时期，产生了强烈的反对资产阶级、資本主义的叛逆精神，构成了他的优秀作品的思想傾向，賦与他的作品以现实主义的内容；除此之外，他又积极参加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同时他对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感情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体会，这又使得他的作品具有粗犷、明朗、清新的风格。

他在这个时期所写下的富有战斗性的論文，如《我是怎样成为社会主义者的》（1901年），《需要一条新的发展規律》（1902年），《阶级斗争》（1903年），《論工贼》（1904年），《生活对我意味着什么》（1906年）等，在当时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深渊里的人们》（1903年）这本关于伦敦东区貧民窟的社会調查，尖銳而生动地揭露和控訴了資本主义制度的罪恶。也是在这个时期，伦敦写出了长篇小说《铁

蹄》(Iron Heel, 1906 年)。这是英美文学史上第一部不但尖锐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公开号召用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来推翻这个制度的重要作品。

但是即使在这一阶段，杰克·伦敦在思想上和创作上的致命弱点，也明显地暴露出来，并且逐渐有所发展。

首先在这个阶段，杰克·伦敦作为一个“出卖脑力者”，为了个人的利益，写了大量的短篇故事与小说。这些故事和小说的题材往往取自他所熟悉的阿拉斯加或海洋生活，而思想内容则常常是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出版商的需要而“浸透着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果然，他“成功”了，《荒野的呼唤》(1903年)，《海狼》(1904年)，《白牙》(1906年)使他成为资产阶级文坛上的一个出名的作家。接踵而来的是巨额的稿费 and 舒适、显赫的生活——他爬到了社会的“顶层”，可说是满足了个人的愿望。他给自己在风景优美的艾伦谷建造了一座漂亮的庄园，取名“山庄”(Hill Ranch)。1905年11月，他和第一个妻子离了婚。为了和新婚的后妻欢度婚后生活，杰克·伦敦又赶写了许多故事，凑集了一大笔钱，建造了一艘豪华的游艇《斯那克号》，遨游全球。这样，资产阶级的腐朽的生活方式紧紧捆住了杰克·伦敦，终于把他引向堕落道路上去。

其次，杰克·伦敦在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以后并未能和广大的工人群众相结合，自然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嚣张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认真的改造。人们从他的创作中可以看到：他创造了一系列“超人”形象（如《海狼》中的海狼拉森，《铁蹄》中的欧尼斯特；有时表现在狗的身上；如《荒野的呼唤》中的勃克），而对劳动群众则表现了怜悯、轻视。杰克·伦敦既然认识不到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当然也不会看到革命的真正动力和改造社会的真正途径。在《铁蹄》一书中，他

鼓吹以个别“超人”的无政府主义的恐怖手段来作为推翻资产阶级的方式。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看到这种方式不可能行之有效。于是，他失望了。这种情绪反映在《铁蹄》一书关于斗争的结局上，调子低沉，以至悲观失望。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在沒有得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以前，是经常存在的。所以，杰克·伦敦一遇到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挫折的时候，“革命热情”便衰退了，并且逐渐离开社会主义运动，而作了资产阶级的俘虏。

* * * *

在第二阶段(1909—1916年)，杰克·伦敦进一步脱离了社会主义运动，脱离了劳动人民，更深地陷入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罗网。这时候，推动他写作的，只是金钱和物质享受罢了。他坦白自承，“我之所以还要写，只是因为我需要钱，而写作是搞钱的容易方法。”^①他的创作源泉枯竭了；为了继续搞钱，他开始向一些年青作家(如刘易士)收买故事情节。但是对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来说，钱总是不够的，物质欲望总是满足不了的。1913年，杰克·伦敦花了七万美元建筑了一座豪华的房子，然而刚刚竣工就失火焚毁了——这正好象征了杰克·伦敦创作生活陷于全部崩溃的事实。

1914年4月，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发动了干涉墨西哥革命的侵略战争。这位曾经一度表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作家^②公然宣称，“美国大哥可以整顿、组织和管理墨西哥，”赤裸裸地暴露了杰克·伦敦沦为帝国主义帮凶的丑恶面目。战争发生后不久，他为了每周1100美元的稿酬前往墨西哥，写了許多歌颂侵略军的报导。同年，爆发了帝国主义国

① 见杰克·伦敦于1911年致厄普敦·辛克莱的信。

② 参见 Jack London: *Explanation of the Great Socialist Vote of 1904*。

家之間的世界大戰。倫敦又不願進步人士的指責，公然支持英、法，并否認大戰的帝國主義性質。1916年，他退出了社會黨。

這樣，像希臘神話中的安泰在被誘離大地母親以後給敵人掐死一樣，杰克·倫敦這位出身貧寒、曾經一度接受過社會主義思想的作家終於被資產階級生活方式誘離了貧苦大眾和社會主義運動而走上了絕路。

1916年11月21日，生活空虛、病債交迫的杰克·倫敦服了大量的嗎啡自殺了。這時他才四十歲。

* * * *

《馬丁·伊登》是杰克·倫敦的一本自傳性小說，寫作于1907—1909年間，即作者的創作生活的第一階段的末期。從故事情節來看，小說基本上取材于作者的早年經歷，特別是他在1898—1899年的成名經過。就思想內容而論，小說集中地表現了對資產階級的无情批判和鞭撻，揭露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腐蝕性與空虛。在這本書中所有的資產階級分子——從“位高德劭”的布朗特法官直到“溫柔多情”的魯思小姐——全是極端自私、滿身銅臭、俗不可耐的市儈。無錢，縱然寫出生花妙文，他們也要嗤之以鼻；有錢，即使深居簡出，他們也會把女兒送上門來。沒有什麼愛情、品性、道德、廉恥，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利害關係，即冷酷无情的‘現金交易’”^①；這些闊老闆少，教授博士，一個個都是“像驢子一樣的愚蠢”，空虛無知，不學無術。然而正是這些庸人和他們所控制的編輯、批評家，壟斷了一切報刊雜誌，規定了美國人民應該看什麼，想什麼，窒息了一切不合他們口味的思想。作者通過書中人物勃力森登之口，淋漓盡致

① 《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9頁。

地咒罵了这个资产者作威作福的社会：“瞧瞧那个生意人的巢穴……說它腐敗还嫌太輕。人們在那种气氛里根本无法不发疯。整个都是引人墮落！那帮人里，男男女女，沒有一个不引人墮落——全是些行尸走肉……井底之蛙！”①

小說主人公馬丁为了追求资产階級生活方式而脫离了他所出身的劳动人民。当他发现这种生活的空虛时，他已經和人民距离太远而不能重新回到人民当中，終于以自杀了結一生。馬丁的死說明，脫离人民，追求名、利、享受，必然会带来精神上的极度空虛，使自己变成行尸走肉。

看来，杰克·伦敦在写《馬丁·伊登》的时候主观上还是想批判个人主义的。小說出版后，杰克·伦敦曾这样写道：“这本书……是为了譴責个人主义而写的……它說明人不能光为自己而活着。”因此在书中，他用馬丁的毁灭來說明个人主义往上爬是条絕路，并通过另一个人物指出了馬丁的正确前途：“我希望能……看到你（指馬丁）成为社会主义者。这会給你活下去的理由。你的幻想很快就会破灭，只有成为社会主义者才能挽救你。”②

尽管如此，这个写作意图并沒有在这本小說中得到很好的貫徹。在小說中，除了几句單調、肤浅的批判个人主义的泛泛之談以外，人們所讀到的乃是作者自然流露的对馬丁·伊登的个人奋斗的美化和歌頌。

我們試一比照作者本人后来的經歷和結局来看，作者正好走上本书主人公馬丁·伊登所走的絕路，这是一个悲剧，也是一个莫大的諷刺。

另一方面，杰克·伦敦在《馬丁·伊登》中还歪曲了劳动

① 見本书第366頁。

② 見本书第417頁。

人民的形象。在他的笔下，馬丁的亲戚、伙伴……都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受害者。他們不是无知愚昧，傻里傻气（如馬丁的姐姐），就是整日嬉乐、随波逐流（如馬丁手下的那伙年青人）。虽然他对穷苦人民有一定的同情，但是更多的却是对他們的輕視，把他們看作是馬丁·伊登之类“超人”脚下的“群氓”。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个作家不与劳动人民建立起階級感情，投身到无产階級革命的事业中去，他不但无法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的个人主义思想，而且注定是不会有什好結果的。

《馬丁·伊登》是杰克·伦敦艺术上成熟时期的一部作品，情节写得比較生动，对資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特别是对資產階級的丑恶，作了相当尖銳的揭露，这是應該肯定的。但是，除此以外，本书的社会意义是有限的，而其中散播的个人主义思想更极为有害——作者自己的結局是一个很好的說明。因此，我們在閱讀本书的时候必須采取严肃的批判态度，只有这样才能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訓。

潘紹中，于北京外國語学院英語系
(1963年8月初稿，12月修改完毕。)



Her music was a club that she swung brutally upon his head; and though it stunned him and crushed him down, it incited him. He gazed upon her in awe.

CONTENTS

CHAPTER I.....	1
CHAPTER II.....	17
CHAPTER III.....	31
CHAPTER IV	41
CHAPTER V.....	48
CHAPTER VI	56
CHAPTER VII.....	67
CHAPTER VIII	83
CHAPTER IX	95
CHAPTER X	108
CHAPTER XI	116
CHAPTER XII	127
CHAPTER XIII	134
CHAPTER XIV	148
CHAPTER XV.....	165
CHAPTER XVI	177
CHAPTER XVII.....	188
CHAPTER XVIII	198
CHAPTER XIX	204
CHAPTER XX.....	214
CHAPTER XXI	224
CHAPTER XXII	233
CHAPTER XXIII	243
CHAPTER XXIV	252
CHAPTER XXV	264
CHAPTER XXVI	277
CHAPTER XXVII.....	293
CHAPTER XXVIII	312
CHAPTER XXIX	321
CHAPTER XXX.....	336
CHAPTER XXXI	348
CHAPTER XXXII.....	361
CHAPTER XXXIII	369

CHAPTER XXXIV	378
CHAPTER XXXV	386
CHAPTER XXXVI	393
CHAPTER XXXVII	403
CHAPTER XXXVIII	416
CHAPTER XXXIX	422
CHAPTER XL.....	433
CHAPTER XLI	443
CHAPTER XLII	452
CHAPTER XLIII	466
CHAPTER XLIV	479
CHAPTER XLV	491
CHAPTER XLVI	511
NOTES.....	528

CHAPTER I

THE one opened the door with a latch-key and went in, followed by a young fellow who awkwardly removed his cap. He wore rough clothes that smacked of the sea, and he was manifestly out of place in the spacious hall in which he found himself. H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his cap, and was stuffing it into his coat pocket when the other took it from him. The act was done quietly and naturally, and the awkward young fellow appreciated it. "He understands," was his thought. "He'll see me through all right."

He walked at the other's heels with a swing to his shoulders, and his legs spread unwittingly, as if the level floors were tilting up and sinking down to the heave and lunge of the sea. The wide rooms seemed too narrow for his rolling gait, and to himself he was in terror lest his broad shoulders should collide with the doorways or sweep the bric-a-brac from the low mantel. He recoiled from side to side between the various objects and multiplied the hazards that in reality lodged only in his mind. Between a grand piano and a centre-table piled high with books was space for a half a dozen to walk abreast, yet he essayed it with trepidation. His heavy arms hung loosely at his sides. He did no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ose arms and hands, and when, to his excited vision, one arm seemed liable to brush against the books on the table, he lurched away